

水經注疏

卷一

二

氏錄

水經注疏

卷之四

後魏酈道元注  
楊守敬纂疏  
熊會貞參疏

水經注疏

科學出版社影印

# 影印水經注疏的說明

兩晉南北朝時代，長江、黃河間的廣大區域，雖然遭到戰爭的巨大破壞，但南北的商業和海上、陸路與中國人民之間的交通還是頻繁的。隋書經籍志載，當時記海內外山川地理的著述，有一百三十九種，如摯虞的畿服經一百七十卷，記「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宛如一部水經注；陸澄集一百六十家之說，編爲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這些新的地理知識和記載的出現，正反映着兩晉南北朝海內外商業交通的發展。

北魏延昌、正光間（五一五——五二四），酈道元撰水經注，就是集當時地理學大成的一部流傳至今較爲完整的著述。當然，水經注的內容是豐富的，不僅在歷史地理學方面，也是水利學的、農業學的、考古學的、文學的古典鉅著。魏書本傳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如水經注中引三國孫吳時出使南洋的康泰和朱應著的外國傳（又稱扶南傳），引東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赴印度的法顯佛國記（又稱法顯傳），都是當時最新的書，可見其敏博過人，故其書較之郭璞的水經注能流傳於後世。並且，水經注所引書，今多不傳，因此，它替我們保存了很多佚亡的古書資料。

水經注記漢晉南北朝河流水道，脈絡紛繁，宋明以來傳鈔翻刻，向無善本。清初，顧炎武、顧祖禹、閻若璩、胡渭諸人，始治水經注；乾隆中，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各成專書。水經注的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第一，經文與注語的混淆被提出成爲研究水經注的首要問題，並且從校勘學上得到一定的解決。第二，唐六典注稱，水

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而今本所列僅一百一十六，相差二十一水；水經注原爲四十卷，宋崇文總目載三十五卷，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洛水、涇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明是後人割裂篇帙以傳合四十卷之數；乾隆中，治水經注的人把脫逸了的五卷中的二十一水，從水經本注並雜採唐宋諸書，考據訂補，頗爲精核，恢復了逸去的二十一水，無異恢復了唐以前水經注的原本。第三，水經注擴大了漢書地理志中水道的記載，河流水道所經漢代郡縣，水經注都曲折貫串，旁引支流，加以參證，所謂「因水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但塞外羣流，江南水系，道元足跡所未經，便不免附會乖錯，或付闕如。清代水經注的研究，大大糾正和彌補了這些缺陷，更豐富了水經注的內容。第四，水經的著者問題，酈注水經，雖依經附注，但不言水經爲何人所撰。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桑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但與水經違異。永樂大典中發現的酈道元原序，亦並無桑欽撰之說。酈注引桑欽所作爲地理志，而不言水經。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以至楊守敬，從水經所用地名考證水經非桑欽作，而爲漢末三國時人撰。以上四項，在論點的發明先後上，還牽涉到戴襲取趙書的事，其間原委曲折，因篇幅限制，這裏不必提及了。

清代水經注的研究，到楊守敬的水經注疏，可算做一個總結。對於楊守敬和他的這部水經注疏以及這部書的印行，應當作一簡單的介紹和說明。

楊守敬，湖北宜都人，生於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卒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生平事跡，見其自述鄰蘇老人年譜。他在晚清學術上的貢獻，有三點可以指出：一是日本訪書志和古逸叢書的刊行，二是歷史地理特別是沿革地理學上的撰述，三是水經注疏。當時人稱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李善蘭的算學，楊守

敬的地理學，爲清代三絕學，我以爲不算太誇大的話。

楊守敬出身於店商的家庭，二十六歲以後，屢赴京會試，不中，漸潛心於目錄金石之學，有集帖目錄、續補寰宇訪碑錄、望堂金石等。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清廷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召赴日本，充當隨員，抵東京，適何遷調，接任的是許景澄，旋許又丁憂，繼任爲黎庶昌。這時日本正開始明治維新，楊氏所撰日本訪書志「緣起」說：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尙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尙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

楊守敬在日本搜得了不少我國久佚的古籍，滿載運歸黃州，築鄰蘇園以藏之，撰日本訪書志十六卷，自序謂：「善本秘笈，不見於志者尙多。」其後，日本財閥岩崎，購歸安陸心源的皕宋一廬樓藏書二十萬卷，建立靜嘉堂文庫，島田彥貞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考，猶述楊守敬日本訪書事，以爲聊足報復。楊氏歿後，這批書籍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經傅增湘的幹旋，轉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黎庶昌在日本刻古逸叢書，實際上是受楊守敬的啓示，而由楊本人一手經營的。

楊守敬最大的貢獻是在歷史地理特別是沿革地理學方面。從三十幾歲到七十歲，不斷的有所撰述，擴大了地理學和歷史的聯系，他的歷代輿地圖、隋書地理志考證、漢書地理志補校、晦明軒稿等，在清末史地學

上都是承先啓後的著作。如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初刊於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凡六十七篇，續刊於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凡七十一篇，愈出愈精詳，愈扼要，可見其孜孜不倦於學的精神。他作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輿地圖，藉助於水經注的地方很多，三國疆域圖（光緒三十三年刊）自序：「余既爲漢志圖，又爲水經注圖，因以鉤稽三國時郡縣故址，十得八九。」又說：「其水道則據水經，以水經作於三國時也。」水經注圖自序說：「酈亭自序云『尋圖訪蹟』，又云『狂渚交奇，洄湍決瀉』，知其所據必有至精至詳之圖……余既同熊君會貞撰水經注疏，復爲圖以經緯之……昔酈氏據圖以爲書，今乃據書以爲圖。」歷代正史的地理志向無圖說，讀者不易得其要領，楊守敬爲之考定方位、里數，使千百年前疆域沿革、形勢險要，瞭如指掌。今日看來，這些書雖然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還是很有用的，還沒有新的更好的沿革地理圖來代替。

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中的疆域圖和沿革險要圖等的編訂，得到歸善鄧承修、東湖饒敦秩、黃岡馬範疇、陳鴻濟等商榷校讎的幫助很多，其弟子枝江熊會貞亦同參預撰述。

水經注疏和歷代輿地圖的工作密切聯系着，據鄰蘇老人年譜：「甲辰（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水經注疏稿成。」又說：

「國初，劉獻廷擬爲水經注疏而未成，道光間，沈欽韓亦有此作，未付刊。余乃與齒芝（熊會貞的字）發憤爲之疏，釐爲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典，皆標所出，批於書眉行間，凡八部皆滿。」

又，水經注疏要刪（四十卷）自序說：

「自全、趙、戴校訂水經注之後，羣情翕然，謂無遺蘊，雖有相襲之爭，却無雌黃之議。余尋繹有年，頗覺三家

皆有得失，非唯脈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潔之質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乃與門人熊會貞發憤爲水經注疏，稿成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出典，所叙之水，皆詳其遷流，簡牒既繁，鐫板匪易，而日月易邁，恐一旦填溝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傳此書，易世之後，稿爲何人所得，又增一趙戴之爭，則余與熊君之志湮矣。因先刻其圖，又即疏中之最有關係者刺出爲要刪。其卷葉悉依長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大抵考古爲多，以實證無可假借也，其脈水者爲略，以文繁非全書不明也。」

水經注疏要刪刻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成書較早，而水經注疏稿，則楊守敬一直到晚年還繼續與熊會貞在上海反覆參考校訂，見年譜民國元年，二年熊會貞補記兩條中。熊會貞的通信說：「要刪各種皆是作疏之材料，楊師因年老，恐疏不能成，陸續草草付印，不惟校對未精，中有錯字，（未再校，）即文亦多紕繆，後彙入疏中，刪改不可枚舉。自楊師下世，會貞繼續編纂，無間寒暑，志在必成，（大致就緒，尙須修改，）如告竣則要刪等可廢也。」（禹貢雜誌第三卷第六期熊會貞關於水經注之通信）現在我們把水經注要刪與水經注疏和水經注疏要刪再續補兩種稿本對校，便可明白熊會貞的話是很誠實的。水經注疏要刪比起上舉兩種稿本來，確是疏陋得多，原因是一九〇五年要刪刊行後，而水經注疏稿的增改補訂，仍不斷進行。一九一五年楊守敬死後，熊會貞仍繼其業，「無間寒暑，」直至一九三六年熊會貞死。

年譜說：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刻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及續補成，以要刪所錄間有謬誤者挖改之，又以續有所得，補刊二次。」補遺和續補四十卷外，楊守敬生前和熊會貞一起還撰有一部水經注疏要刪再續補四十卷（稿本），這部稿本現藏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圖書館，其中所增補的條文，都包括到現在印

行的水經注疏稿本中，正如熊會貞說的，水經注疏「如告竣，要刪等可廢也。」

現在影印的水經注疏稿本，是一九五四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從武漢藏書家徐行可處購得的。徐氏說，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壓力，他百計迴避，保全了此稿未落於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這部稿本是熊會貞生前寫訂的，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錄兩部，一部爲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擬交商務印書館校印，因抗戰停頓，書稿今被國民黨反動派劫運臺灣，另一部卽此稿。其中卷二十一汝水一冊，以朱墨校改增補者，皆徐氏手筆。全稿原裝一卷一冊，計四十卷，共四十冊，卷末云：「經注一萬零九百八十五字，疏三萬九千五百字。」與此稿一起由徐行可售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還有楊守敬輯的古詩存目稿本一部，共十冊。年譜：戊子五十歲（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倩方炳堃襄校古詩存，其書仿烏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晉六朝隋文之例，以「馮惟訥」古詩紀爲藍本，各著所出，缺者補之，譌者刪之，書成一百二十卷。」這部稿本可以提供許多文學史的研究資料，將來也應該印出來。

水經注疏和古詩存目兩部稿本的卷數，都與鄰蘇老人年譜所記的卷數有出入，年譜載水經注疏爲八十卷，今稿本爲四十卷，當是仍依水經注的原卷數。古詩存目一百二十卷，今稿本分卷不統一，卷數亦不符。可見這兩部書稿都與最初的計劃多少有些變動。

水經注疏的訂稿，還有一種朱欄粗格式樣，是準備雕板的底稿，科學院圖書館僅獲得卷八濟水二的一冊，（參看附冊）如果與現在的影印本比較，影印本的訂補要多些，這冊準備雕板的底稿，顯然要早些時候，陳衍作楊守敬傳（據虞初近志卷七）有云：

「生平做精力爲水經注一書，舉全趙戴諸家謬誤，摧陷廓清，無所於讓。方年六十餘，常汲汲顧日景，慮：『不及成書……後十餘年，與衍相見京師，則亟出水經注疏稿本相質，曰：『吾書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屬稿，山東刻工廉，已半付寫之矣。』」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楊守敬七十六歲，從上海移居北京，與陳衍相見，當在此時。我們得到的這本朱欄粗格的水經注疏稿，必是寫付擬在山東開雕的底本，可惜這部稿本散佚了。由這本底稿可以證明楊守敬生前，水經注疏稿已有訂本了。楊守敬死後，熊會貞繼續其業，二十年中雖多所增補，但基本上還是與楊氏生前底稿無大異，只是很多處添加了「守敬按」、「會貞按」的字樣，楊守敬深恐「易世之後，」又增一趙戴之爭，熊會貞加以區別，想亦承此意。

水經注疏的撰述規模，大小綱領，基本上是楊守敬的創造，疏文的愈加遽密，熊會貞應居其功，師弟二人在這部著作上數十年如一日的合作，相得益彰，令人稱美。所以，這部影印的水經注疏的著作署名，當照原稿稱：「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

水經注疏稿中，應當修改和補正的地方一定是很多的，單看徐行可校勘過的卷二十一汝水一冊，便可略知。據說，熊會貞臨終時，亦曾以此稿錯誤頗多，未及修改爲憾，這是謙遜的話，但我們可以理解，對於一部內容豐富的古典鉅著的疏證，要想依靠私家一二人便可完滿無缺，那是很難設想的，況且楊守敬、熊會貞確是已將畢生之力用在水經注疏上，他們可告無愧了。「長江後浪催前浪，」對於這部書的增補改訂，當待後之來者。科學出版社影印此稿前，原想請人將全稿加以整理校訂，但這樣必定遷延時日，還不如首先將原稿影

印出來，公之於世。

水經注疏

賀昌羣

一九五五年七月於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 影印水經注疏目錄

卷一 河水一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卷六 汾水 滄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渦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一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滹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河(涑水)

卷十三 灤水

卷十四 灤餘水 沽河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泃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澹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上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渭水下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潁水 潯水 渠沙水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上

卷二十八 沔水中

卷二十九 沔水下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澧水 清水 瀝水 濯水 瀕水 灑水 湏水  
卷三十二 澠水 蘄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潞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潯水

卷三十三 江水一

卷三十四 江水二

卷三十五 江水三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灤水 漆水

卷三十九 涇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洙水 灋水 瀏水 澗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弱水 黑水 嵩高山 泰山 霍山 華山 雷首山 砥柱山 王屋山

太行山 恆山 碣石山 析城山 太嶽山 壺口山 龍門山 梁山 荊山 岐山 汧山

終南山 西頃山 蟠冢山 鳥鼠山 積石 都野澤 合離山 流沙地 三危山

朱圉山 原稿中錯標目作三危山誤 岷山 熊耳山 荊山 內方山 大別山 外方山 桐柏山 陪尾山

衡山 九江地 雲夢澤 東陵地 敷淺原地 彭蠡澤 中江 震澤 北江

嶧陽山 原稿中錯標目作嶧陽江誤 羽山 陶丘 荷澤 雷澤 荷水 蒙山 大野澤 大邳地 明都澤

影印水經注疏目錄

益州沱 荊州沱 三澨池

附原稿之一(殘卷)

水經注疏卷一

宜都楊守敬纂疏

後魏酈道元撰

門人枝江熊會貞參疏

河水

一戴一刪一等字云近刻河水如下

崑崙墟在西北

趙改墟作虛下同戴亦改下山海經文作虛字敬按此本山海經海內西經說山海經作墟而說文

虛字下稱崑崙虛畢本郝本山海經改作虛然考類聚七初學記六通典白帖五引水經並作墟又各書亦多作崑崙墟則墟字承

域傳已久郭璞海外經注墟山下基也按言河源者當以漢書西域傳為不刊之典詳下以今日輿圖證之若重規疊矩作水經者

不能如葛嶺即崑崙山又見史記大宛傳贊云惡睹所謂崑崙漢書張騫傳贊亦云爾遂以崑崙置於蔥嶺之西酈氏似知崑崙即

以符合之遂與經文同為悠謬

三  
成  
為  
崑崙丘  
趙云見爾雅釋丘  
趙琦美據河  
水四注三  
成上

三相  
成違  
上反  
補當  
山是  
字刊  
以刻  
符者  
合妄  
之加  
冤王  
矣校  
郭本  
璞乃  
注改  
成趙  
猶說  
重曰  
也趙  
崑琦  
崙美  
山據  
三爾  
重雅

故以名云是爾雅因崑崙崙有  
釋崑崙則正坐實崑崙丘之三三  
雅崑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

|   |   |
|---|---|
| 崑 | 山 |
| 丘 | 為 |
| 也 | 崑 |
| 崑 |   |
| 崙 |   |
| 記 |   |
| 曰 |   |
| 雅 | 朱 |
| 疏 | 記 |
| 引 | 作 |
| 崑 | 說 |
| 崙 | 全 |
| 山 | 趙 |
| 記 | 戴 |
| 崑 | 同 |
| 崙 | 守 |
| 山 | 敬 |
| 一 | 按 |
| 名 | 崑 |
| 崑 | 崙 |
| 丘 | 說 |
| 三 | 未 |
| 重 | 聞 |
| 與 | 備 |

此文稱崑崙之山三級合則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

|   |   |
|---|---|
| 淮 | 文 |
| 南 | 引 |
| 子 | 之 |
| 後 |   |
| 一 |   |
| 名 |   |
| 板 |   |
| 桐 |   |
| 朱 | 結 |
| 桐 | 友 |
| 作 | 家 |
| 松 | 板 |
| 箋 | 桐 |
| 引 | 云 |
| 廣 | 未 |
| 雅 | 聞 |
| 板 | 板 |
| 桐 | 松 |
| 及 | 疑 |
| 嵇 | 或 |
| 康 | 字 |
| 游 | 誤 |
| 仙 | 字 |
| 許 | 敬 |

按楚辭哀時命稱板桐則松當作桐無疑趙戴改桐全仍作松  
失之孫星衍曰樊亦板字按攀板同則樊當攀之省板當板之